

从海湾安全局势 看中国的能源外交*

李 意

内容提要 能源地位的重要性使海湾地区成为全球有关各方能源争夺的热点乃至能源外交的中心。能源安全与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稳定有重大关联。近年来,海湾地区政治的变异因素已构成对海湾石油供应和国际能源安全的严重挑战。为应对这一严峻挑战,中国开始强调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待确保海外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关注与能源相关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动,在双方乃至多边关系中突出以能源合作为特色的能源外交,以争取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安全格局中最大可能地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

关键词 海湾地区 中国 安全 能源外交

作者简介 李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阿拉伯世界研究》杂志编辑(上海 200083)。

海湾国家除了巴林和阿曼以外,其余六国均为石油输出国组织(亦称“欧佩克”)成员国。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不断加深对中东事务的干预,并提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欲借“民主”手段改造中东现有的政治秩序,实现“由美国人主导下的和平”,以确保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海湾国家认为,美国对海湾的政策是导致该地区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海湾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2003年海湾》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由于美国在海湾地区扮演“保卫安全”的角色,并维护自身利益,海合会国家开展内部合作的能力被削弱。报告呼吁海湾国家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能为本地区带来稳定的新安全体系。作为一个有共同利益的区域性组织,海湾国家的安全局势既有共性、普遍性,也有个性、独特性。^①本文拟以伊拉克战争后海湾国家安全局势的共性为基础,以个案研究,特别是两伊为主要对象,通过梳理伊拉克战争后海湾能源^②安全局势的新特点,以揭示海湾安全环境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海湾地区政治变异与国际能源安全

无论从资源禀赋,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海湾历来是世界大国角力的热点地区。一方面,海湾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据美国经济学家瑞福肯估计,依照目前的石油消耗和开采水平,世界主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年规划基金项目“海湾地区新安全局势研究”的前期成果。

① 参见丛鹏主编:《大国安全观比较》,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 能源分为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和不可再生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前者的可供期限几乎是无穷的,但后者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起主要作用。本文所指的能源主要指石油。

要产油国石油储量能维持开采的年数分别是：美国 10年，伊朗 53年，沙特阿拉伯 55年，阿联酋 75年，科威特 116年，而伊拉克至少能维持 526年。^①此外，海湾地区油层浅、压力足，很多油井是向外喷石油的，开采成本很低，海湾地区特殊的地理构造使海湾沿岸八国都富甲一方。另一方面，海湾地处阿拉伯世界中心，踞守国际能源要道，是西方国家向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渗透的理想战略基地。可见，海湾地区是地缘政治和资源中心的重合点，具有双重战略重要性。正如尼克松所说：“海湾重要的战略意义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这个基本事实……使海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②海湾能源地位的重要性使海湾地区成为全球能源争夺的热点地区乃至能源外交的中心，美国更是将控制海湾石油及其运输通道视为“至关重要的利益”。美国前副国务卿纽瑟姆曾表示：“如果世界是一个圆的平面，而有人要寻找圆心的话，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圆心就在海湾地区。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像海湾地区这样集中了全球的利益。没有任何地区对世界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像海湾地区那样起关键作用。”^③

近年来，海湾地区的政治变异对海湾石油供应和国际能源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这些威胁有的来自海湾国家内部的利益冲突，有的来自西方国家对海湾石油资源实行的霸权政策。由于海湾各国在石油储备、石油生产能力、投资政策、外汇需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导致各国贴现率不同，即在油价问题上，海湾产油国之间一直有某些分歧。以沙特为代表的“鸽派”（包括科威特和阿联酋）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且本国吸收能力有限，它们关心未来国际石油市场的发展，不希望石油现价太高以致出现被其他形式能源所代替的状况，因此，它们主张增加石油供应，保持油价稳定；以伊朗为代表的“鹰派”（包括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石油储备相对较少，且国内财政需求较多，它们更希望短期内把油价维持在较高水平，因此，坚持限制产量以提高油价。^④在原油配额制度方面，各国往往根据本国的特殊利益和需求，提出对本国最有利的分配标准，如伊朗认为以人口为标准，沙特和科威特则认为应以石油储量作为确定配额的基础。^⑤石油政策的分歧无疑会影响到海湾地区政治的稳定，海湾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又会使该地区国家的石油政策更加难以一致。

当然，影响海湾石油安全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的石油霸权政策：美国本来试图借伊拉克战争铲除中东恐怖主义根源，结果却彻底摧毁了支撑伊拉克稳定的社会结构，使该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无政府状态，而美国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非对称战争。^⑥美国大概永远不会承认，它对以色列的过分偏袒，对伊拉克的霸道入侵，对中东石油的贪婪和对伊斯兰文明的敌视，就是海湾地区不稳定、不安全的主要根源。对美国决策者来说，海湾是不能轻易放弃的“风水宝地”。早在 20世纪 90年代末，美国五角大楼就开始准备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军方在《1999年战略评估报告》中特别提到，一场新的战争将一劳永逸地抹去萨达姆的所有影响，获得伊拉克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并将美国的影响延伸到由于苏联崩溃在欧亚大陆南部富油地区形成的真空。^⑦然而，事实表明，美国非但没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陷入了类似当年越南战争的全面困境。加之伊朗核问题此时浮出水面，随即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采取“先发制人防御性打击战略”的首要目标，这无疑激化了美伊（朗）矛盾。于是，伊朗充分借用“能源武器”的威力，从现实主义、地缘政治，以及全球外交格局出发，营造自我保护、安全与发展的外交战略联盟来牵制美国。

① Pepe Escobar “The shadow Iraqi government”, *Asia Times Online*, April 21, 2005 http://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GD21Ak02.html

② [美国] 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 93页。

③ 张士智、赵慧杰著：《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262页。

④ See Amy M. Jaff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e and Religious Trend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ir Impact on Energy Supply, Security and Pricing”, <http://www.riceinfo.rice.edu/projects/main.html>

⑤ See Johany, A. D., *The Myth of OPEC Cartel*, New York: Wiley 1980, p. 6.

⑥ 参见田文林：《伊拉克：美国的另一个越南？》，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 3期，第 39页。

⑦ 参见 [美国] 查默斯·约翰逊著；任晓等译：《帝国的悲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265页。

能源安全史告诉我们,能源安全与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稳定有重大关联。历史上每场石油危机无不与中东政治事件有关:1973年危机是紧随十月中东战争而来的,1979年和1990年危机则分别是1979年伊朗革命和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副产品”。可见,海湾石油安全与政治稳定之间一直存在着瓶颈。^①能源贮备丰富的海湾国家由于战争、内乱,以及政权更替的频繁发生,使之成为世界上地缘政治格局最不稳定的结点地区。再加上大国之间的竞争和西方势力插手等原因,使得他国在谋求海湾资源开发和稳定供给方面常常面临高风险。这些因素不仅冲击国际原油产量、直接影响石油贸易,而且是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别分析:以伊拉克和伊朗为例

美国认为,伊拉克和伊朗均为海湾大国,很有可能称霸海湾地区,因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基本政策就是防止该地区的任何一方过于强大,从而避免海湾油田被该地区的任何一方控制。两伊历来就是强国争夺利益的筹码。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面临的安全困境和伊朗以石油为武器的能源外交政策,是海湾当前能源安全现状的生动写照。

(一) 伊拉克——陷入战后安全困境

据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伊拉克稳定与安全评估》报告显示,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军阵亡人数已突破3000人,且引发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难民潮。伊拉克形势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失控,它已取代巴以冲突,成为中东地区战乱的主要策源地。对驻伊拉克的美军来说,伊拉克没有前线,但到处都是战场;伊拉克没有军队,但到处都是武装分子。伊拉克反美武装无所顾忌地使用任何手段、不计较任何伤亡及由此引发的后果,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他们相信可以得到一切。”^②

有学者认为,即使用“内战”二字来描述伊拉克当前局势也不足以充分反映伊拉克冲突的复杂性,因为美国在伊拉克正面临4场战争,即什叶派内部的战争、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宗派战争、逊尼派的反美暴力活动,以及它与“基地”组织的战争。伊拉克安全持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是:在没有取得民族和谐的前提下,美国对伊拉克强行移植美式“民主”政治,强行进行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此举非但不能缓解伊拉克各民族和宗教派别间长期累积的怨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原有的矛盾,造成伊拉克教派、部族和政治力量间频繁发生武力冲突与仇杀。此外,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尽管美、英联军和新组建的伊拉克治安部队反复在伊拉克各地进行清剿,但据伊拉克情报官员估计,在伊拉克境内各类反美武装人数竟达2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反美武装的同情者。爆炸、枪杀、绑架事件有增无减,且以美军为袭击的首选目标,路边炸弹和狙击手成为美军疲于应付的两大杀手。连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不得不承认,不论是美军,还是多国部队,都无法歼灭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伊拉克严峻的安全形势将持续8年、10年,甚至12年。^③

众所周知,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能源独立的战争”,它不仅将确保海湾地区对美国的石油供应,而且为战后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找到顺利途径,从而达到取代沙特、打压欧佩克、制约俄罗斯的多重目的。然而,伊拉克是欧佩克组织创始国之一,战争及战后安全形势导致伊拉克原油产量的不确定性,势必引起国际原油价格的居高不下。从2003年3月以来,国际石油彻底冲破每桶28美元的价格,飙升至65.84美元(“WTI”报价,即美国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和68.57美元(“ICE”布伦特报价,即伦敦洲际交易所价格)。^④

① 参见吴磊著:《中国石油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② [美国]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王振西译:《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8页。

③ 参见李国富:《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结束了吗?》,载《当代世界》,2006年第2期,第16页。

④ See <http://oil.chin99.com/channel/crudeoil>

(二) 伊朗——用石油武器抗争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石油出口国力图穷尽其经济与政治空间，达到既能保障其需求市场，又能将能源贸易条件作为其外交关系筹码的目的。伊朗石油资源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已探明储量均占世界第二位。能源在伊朗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打破美国制裁和封锁的有力武器。作为世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伊朗一旦减少石油出口量，必将对全球油价产生重大影响。伊拉克战争后，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的伊朗十分担心自己会成为美国下一个打击目标。为此，伊朗试图利用能源外交为自己构筑一个安全网。其主要举措是：以石油为诱饵，加强与欧盟、加拿大、日本、中国和印度等能源消耗大国和地区组织的合作。2002年5月，加拿大壳牌能源公司与伊朗签订了价值8000万美元的油田勘探合同。2004年春，伊朗与日本公司签署了价值20亿美元的阿扎德甘油田开发协议。同年10月，伊朗与中国签署了价值700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协议。2005年1月，伊朗与印度签订了一项为期25年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协议；两国之后还就修建“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的天然气管道计划”达成协议。^①

2006年初，正当联合国安理会考虑对伊朗核计划采取必要措施时，伊朗在外交上又发起新一轮攻势，即通过双边宗教界的交流，以及签署巨额新能源协议等方式赢取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支持。例如，伊朗同意在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岛屿爪哇投资50亿美元，兴建石油精炼厂，加工印尼进口的伊朗原油。^②在能源利益的诱惑下，除了印尼以外，其他东盟成员国，如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都公开表示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计划。显然，通过能源优势建立外交关系，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对伊朗来说既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抗争美国的有力武器。

对中国能源外交的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集体安全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布赞认为，人类集体安全包括五方面：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③其中，与能源外交有关的主要是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前者涉及对资源的占有，维持一定福利程度与国家实力所必需的财政和市场；后者则把维持地方和全球的生态环境作为支撑人类其他所有业绩的基础保证体系。上述五方面并非单独起作用，而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条件下共同起作用且相互影响。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各自为政，保障各自的需求市场便成为符合自身利益逻辑的选择。

中国自1993年由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近两年进口原油总体更是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按国际惯例，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1亿吨时，往往需动用外交、经济等手段来保证石油安全。因此，中国能源外交的目标是确保安全稳定的外部能源供应，保证价格的合理平稳，以实现国家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从本质上讲，中国能源外交遵守互利互惠、深化合作的原则，不但是中国发挥市场力量的重要契机，而且是中国发挥全球政治和战略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步履艰难为中国利用海湾石油增加许多变数。对中国来说，一个日趋复杂的卖方市场正在形成，中国在能源安全领域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因伊朗核问题而趋紧张的美伊（朗）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伊（朗）合作的进程。为了应对这一严峻挑战，中国开始强调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待确保海外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关注与能源相关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动，在双方乃至多边关系中突出以能源合作为特色的能源外交，以争取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安全格局中最大限

① See Jad Mouawad, "Facing Sanctions Iran Uses Oil to Seek Allie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2005.

② See http://www.huachengz.com/news/view_4867.html

③ See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1, pp. 19-20.

度地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

能源外交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保障国家在能源领域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的外交行动;二是由于能源因素经常被用来达到某种具体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把能源外交中的具体行为划分为经济动因的行为和政治动因的行为。^①中国与海湾地区是世界上两个互补性很强的重量级经济区。中国需要进口能源,海湾国家需要引进技术和进口消费品,这就提升了该地区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在双方的贸易、投资、旅游、人力资源及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发展的同时,中国在海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会增强。^②然而,海湾地区局势的持续动荡不但会引起石油供应的中断,还会造成国际油价的大幅度上涨。^③因此,面对经济发展和新的能源需求趋势,中国针对当前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和外交格局,立足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促进海湾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稳定。2006年4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沙特有利于加强中国海外能源供应的稳定性。正如沙特国际问题专家胡拉加所述:“利雅得在很多方面需要北京协助,首先沙特视中国为快速增长的稳定的原油市场,沙特希望在能源领域与中国企业合作,同时也需要中国方面的技术支持。而对于中国而言,沙特在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也不容忽视,沙特在阿拉伯世界、海湾地区、穆斯林国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④

能源外交的实施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冲突与斗争型,另一种是合作与参与型,后者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方式。这种形式包括与进(出)口国家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签署双边或多边能源合作协议,联合勘探与开发,建立生产或进口联盟以维护市场稳定,联合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交通运输安全合作等。中国能源外交遵循的就是合作与参与的原则。为保证海湾能源供应安全、稳定,中国除了与海合会能源工作小组建立了对话机制外,还大力加强与海湾国家的能源合作。以伊朗为例,中石化在伊朗亚达瓦兰油田已购得50%的股份,并在2004年同伊朗政府达成了花费700亿美元用于在未来30年内购买伊朗石油和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虽然中国与伊朗尚未签署正式的能源合作协议,但在某种意义上已显露出双方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意图。这既是对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海湾石油格局事实上的主导地位的回音,也是对中伊(朗)友好合作发展历史的延续。伊朗石油部长卡宰姆·瓦济里·哈马奈赫于2006年12月2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和中国现已进入有关开发亚达瓦兰油田项目谈判的最后阶段。^⑤如果协议得到落实,开发亚达瓦兰油田将会成为中国石油行业最大的合作项目。2004年9月14日中阿合作论坛的启动,更是为中国与海湾国家进行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2005年8月,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与中石化下属福建石化有限公司,以及埃克森(中国)公司签署关于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协议。预计项目投产后,将使该炼油厂的年生产能力从原来的400万吨上升到800万吨。^⑥总之,在能源外交的带动下,中国与海湾地区的能源合作不断跨上新台阶。

然而,中国能源外交也面临一些挑战,如面临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国外交工作与海外投资的协调性有待进一步改善,再加上中国与西方大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很可能导致其他能源消费国与中国在能源外交上的“热战”。而石油输出国基于国家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手握资源以左右逢源。因此,如何从中国整体外交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处理国际油气开发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是中国获取海外油气面临的巨大挑战。

有学者认为,中国应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重塑大国形象为中心,以对能源地缘

① 参见 [俄罗斯] 斯·日兹宁著;强晓云等译:《国际能源:政治与外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② 参见 [美国] 查尔斯·E. 齐格勒;行心明等摘译:《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能源因素》,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0期,第40页。

③ 参见吴磊著:前引书,第178页。

④ http://www.kyaz.com/readarticle/hm/25/2006_4_22_2733.html

⑤ See <http://www.china5e.com/news/oil/200612/200612050157.html>

⑥ “Saudi-Chinese Energy Cooperation”, *OPEC Bulletin*, July/August 2005, p. 23.

政治和相互依赖的认知与实践为两个基本点)来构建中国能源外交战略。^①首先,世界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较量,既展现在经济、军事等“硬权力”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包含国家形象等“软权力”内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核俱乐部成员,作为新兴区域经济影响国,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立场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广泛赞扬,这说明中国在能源外交中能够树立良好的形象。其次,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引导我们要从地缘政治的视角考虑能源安全保障过程中的能源外交问题。伊拉克战争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石油地缘政治背景,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则意味着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石油市场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保证中国未来的能源供应,保持中国能源运输管道的畅通,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皆已成为迫切课题。最后,从相互依赖的角度出发,海上运输通道和欧佩克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是国际公共品,参与对其安全的维护、其使用规则和惯例的形成,也是维护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 语

面对美国在中东的势力扩张,中国虽有压力,但同样蕴藏着机遇。美国及其采取的一些举措正引起海湾国家的忧虑和不满,它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军事存在打乱了海湾地区原有格局,造成周边国家的不安,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埋下了隐患;加剧了海湾地区民族与宗教矛盾,导致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美国打着“民主”旗号干预他国内政的举动,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结构,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混乱。因此,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扩张存有戒心,它们不愿沦为美国全球战略上的棋子,更不愿在被抹煞本民族政治传统的基础上接受美国式民主的改造。而同时,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且能在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海湾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越来越大,希望中国成为它们制衡美国的力量。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海湾国家在政治、经济、能源等方面迅速接近中国。中国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尽快制定与未来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大国地位相适应的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采取综合措施,满足高速发展的经济对能源的需求。一方面,中国应利用今后一段国际石油供应相对充裕的机遇期,抓紧建设以国家石油储备和进口石油来源多源化为重点的国家石油安全供应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中应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使中国石油供应多元化。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也有必要排除国际障碍,义不容辞地积极争取参加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多方发展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利用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发挥中国石油业的优势,以各种形式参与重建、分享权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研究所专家秦宣仁曾指出,能源外交并不单纯局限于能源领域,而应通过与对象国在政治、人文、经贸、科技等多方面开展交流,以便最终实现和谐的能源合作。^②海湾地区乃至中东既是中国地缘政治上的“大周边”,也是利益攸关的“大后方”;既是中国开展反遏制斗争的重要场所,也是能源战略实施的主要地带。加强与海湾地区的能源合作,既有利于缓解中国能源的供需矛盾,又顺应海湾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对外经贸合作的总趋势,是双方得利的举措。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参见蔡娟、杨中强:《中国能源外交与地缘政治》,载《学术探索》,2006年第3期,第79页。

② See <http://news.sina.com.cn/c/2005-12-29/15578727263.shtml>

A Comment on the German Aid Policy towards Africa

Zhang Haibing

pp. 23– 29

Germany's aid to Africa has had a history of more than 50 years.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German aid policy towards Africa has been developed and some adjustment has been made in three aspects: to put stress on the equal partnership and African self-responsibility, to call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ssisting Africa and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assistance to Africa. The reason for Germany to adjust its Africa assistance policy is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i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ositive changes in Africa and the increased strength

of the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hose aim is initially to serve its own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Germany as a world power. Germany has been conditioned by the issues of national budget and aid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materializing its aid policy and is affected, as an OECD member, by the whole imag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when great efforts are made that Germany may obtain its unique image in assisting Africa.

“Oil Dollars” behind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

Yue Hanjing

pp. 40– 45

Since early 1970s,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using the oil dollars as an economic mechanism to maintain its hegemony.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however, the unified European currency was produced in 1999 and issued in most of the EU countries with the integrity of EU stepping on the juice, hence the challenge to the position of U.S. dollars. Furtherly, it is because EU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in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some anti-U.S. countries, such as Iraq, in the Middle East had sought to be paid by

Euro soon after this currency was launched that the “Oil Dollars” was actually challenged.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threat when the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ttack happened and counter-terrorism and promoting democracy became the good opportunity and quiet, the U.S. took military actions and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 was then put forward, which is in nature an initiative for the U.S. to entirely control the Middle East area, protect the “Oil Dollar” and maintain its hegemony.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under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the Gulf

Li Yi

pp. 46– 51

The Persian Gulf has become incontestably the hot area of global scramble for energy and the global diplomatic centre for the importance of its energy posi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energy security has much to do with the stability of the Middle East area, especially the Gulf. However,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Gulf area in recent years have challenged seriously the global oil supply and energy security. In order to meet this grim

challenge, in view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China has begun to put its concentration on the security of the oversea energy supply and the geo-political changes concerning energy and to highlight the energy diplomacy characteristic of energy cooperation bilaterally and multilaterally so as to maintain maximall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ntext.